

成功屬於永不止息的人 ——梁伯華教授的學術人生與文化橋樑之路

任旌升

引言：勳章閃耀處的生命刻度

當梁伯華以榮休教授身份告別了他為之奮鬥了一生的大學殿堂之時，手中的一塊“美國愛麗絲島(自由女神)榮譽勳章”令他浮想聯翩，往事一幕幕在眼前展現……

2007年5月12日，美國愛麗絲島(Ellis Island)的陽光穿透自由女神像的剪影，將“愛麗絲島(自由女神)榮譽勳章”(Ellis Island Medal of Honor)的金質光芒映在梁伯華教授手中。

這個勳章是美國公民的最高榮譽獎，於1986年由美國全國族裔聯盟為了慶祝自由女神像建立一百周年而創設，目的在於表彰對美國社會有傑出貢獻且能承襲各族裔傳統文化的美國公民。歷年曾獲得此項殊榮的人士包括美國數任總統、美國國會議員、諾貝爾獎得主、以及各行各業的精英人士，當時，梁伯華是首位以學術界及文化界學者身份獲頒此殊榮的華裔人士。

此前，梁伯華(Edwin Pak-Wah Leung)曾於1996年榮獲美國新州“亞美傳統基金會”(Asian American Heritage Council of New Jersey)頒贈“成就獎”(AAHC Achievement Award)；2001榮獲博根社區大學(Bergen Community College)頒贈“亞裔成就優異獎”；2004年榮獲美華專業人士協會(American Chinese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頒贈“優異成就獎”(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ward)等，先後獲獎無數。

當他走上授勳台時，美國國會史冊已記錄下他的事蹟——從香港金文泰中學課堂上“我要當大學教授”的少年誓言，到美國西東大學連任三屆亞洲學系主任，再到西東大學榮休後仍在撰寫的《東風西雨：旅美散文集》，半個多世紀的跨度裡，他用36部著作、80餘篇論文、無數次課堂教學，以及眾多個推動中西文化交流的日夜，詮釋著“永不止息”的生命哲學。在熟悉他的人們眼裡，他是歷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更是一座橫跨太平洋的東西文化橋樑，其人生軌跡恰似一部微觀的海外華人奮鬥史。

一、少年立志：在時代裂隙中錨定方向

1950年代香港中環的梁家老宅，前院茉莉的清香常與三代同堂的笑語交織。父親梁老先生在經營的鐘錶店忙碌之餘，總將子女教育置於首位。母親李氏夫人則以“跌倒了自己爬起來”的樸素訓誡，在梁伯華心中埋下堅毅的種子。這種“耕讀傳家”的家庭氛圍，讓他在金文泰中學的課堂上，面對老師“未來志願”的提問時，能脫口喊出“我要當大學教授”——這句少年意氣的宣言，日後竟成為貫穿一生的行動綱領。

彼時的香港英文是官方語言，而金文泰中學卻堅持以中文教學為根基，兼修英語讀寫。梁伯華曾在回憶錄中提及，中學時期每日清晨朗讀中國古典作品與傍晚練習英文文法的中英雙重訓練，為他日後成為“雙語學術橋樑”奠定了底層邏輯。

1972年，正好有一項香港中文大學與加州大學的學術交流計畫，梁伯華以中大歷史系全系優異的成績獲得赴美獎學金。抵達美國時，他身無長物，唯有一輛二手自行車與四本中英日法詞典。在加州大學專攻外交史期間，他創造了“五小時睡眠法”——凌晨三點起床研讀近代外交史，清晨騎車趕去上政治系課程，午後擔任研究助理整理檔案，夜間還要輔導本科生。在一個暴雨夜，他在圖書館查閱完資料，因饑寒交迫在騎車回宿舍途中摔倒，膝蓋滲血的他卻先護住懷中的史料筆

記。這種近乎苦行僧的求學態度，讓他在五年內連獲碩士與博士學位，畢業論文更被導師讚賞為“填補了西方漢學研究的空白”。

二、學術深耕：在文明交匯處建構體系

1. 教學生涯：儒家智慧與美式教育的化學反應

1978年，梁伯華受聘西東大學(Seton Hall University)亞洲學系，面對的是一群習慣“課堂質疑”的美國學生。他創新性地將《論語》“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的教學理念與蘇格拉底問答法結合，在講授“中日甲午戰爭”一課時，曾讓學生分別扮演李鴻章與伊藤博文進行模擬談判，這種“沉浸式歷史教學法”迅速成為西東大學的招牌課程。1981年擔任亞洲雙語教師培訓專案負責人後，他設計出“文化適配型雙語教材”，將《三字經》與美國歷史事件對照講解，八年間為大紐約地區培養600餘名雙語教師，其中37人後來成為中學校長，新澤西州教育廳曾專門發文表彰該專案“為多元文化教育樹立標杆”。

由於工作出色，梁伯華屢次獲得校方頒發的“表現優異教授”獎。1984年，他得到校內及校外評審委員的一致好評而升等為副教授，同時取得了西東大學的“永久聘用權”。在剛滿41歲的1992年，他達成了他在中學時期立下的大志，成為一位大學正教授。2002年以領先的學術表現以及管理長才，被任命為亞洲學系系主任，之後連任三屆。

2006年，他觀察到漢語熱越來越升溫，美國中小學漢語教師缺口達1.2萬人時，立即在新澤西州首創“對外漢語教學碩士專業課程”。課程設置中，他特別加入“跨文化交際心理學”模組，要求學生既掌握拼音教學法，又理解“面子文化”在漢語課堂中的應用。這個項目為美國的中文教學培養了大批優質的中文教師。

2. 筆耕不輟：36部著作中的歷史重構

梁伯華勤於筆耕，發表了80多篇學術論文，出版了30多本專著。他的著作主題多樣化，涉獵外交、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及教育等許多領域，在國際學術界享有盛譽，其中有多本巨著被許多大學用作教材。例如：《中國革命的歷史辭典：1839-1976》(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839-1976)，《中國國共內戰歷史辭典》(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近代中國政治領袖》(Political Leaders of Modern China)，《近代中國史精要》(Essential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近代中國外交的巨變——外交制度與中外關係變化的研究》，《近代中國在世界的崛起——文化、外交與歷史的新探索》，The Quasi-War in East Asia: China's Dispute with Japan over the Ryukyu (Liuqiu) Islands and its Global Implications(《東亞的模擬戰爭：中日琉球爭端及對全球的影響》)，Managing China's Modernization: Perspectives on Diplomacy, Politics, Education & Ethnicity(《管控中國的現代化：透視外交、政治、教育及族裔的層面》)等。他的學術著作呈現出“雙軌並進”的特質：既有填補國際漢學空白的專業典籍，也有面向公眾的文化橋樑之作。1992年出版的《中國革命的歷史辭典：1839-1976》被西方學界稱為“理解中國近現代史的鑰匙”，書中首次將太平天國運動與同時期印度民族大起義進行比較研究，這種“全球史視角下的中國敘事”打破了西方漢學的單一框架，獲CHOICE期刊“最佳學術著作獎”。

耗時五年完成的《中國國共內戰歷史辭典》則體現了他“史料至上”的治學態度。為考證1947年孟良崮戰役的細節，他曾往返美國國家檔案館多次，調閱國民黨軍隊的英文戰報與中共野戰軍的中文電文，在書中以“同一事件的多語言互證”還原歷史現場。美國軍事史學會評價該書“重新定義了內戰史研究的史料運用標準”。而在《東亞的擬似戰爭：中日琉球爭端及對全球的影響》(2016)中，他在日本國會圖書館發現1879-1880年矢野龍溪與何如璋的談判手稿，推翻了日方“琉球問題1874年已結案”的定論，證明日本吞併琉球的法理缺陷，該書被譯為日文後引發日本學界爭議，

《朝日新聞》專門刊發書評稱其“動搖了日本近代外交史的既有敘述”。此書亦為一位北京大學教授在進行中譯中。

3. 跨界寫作：當歷史學家成為青年導師

不同于多數學院派學者，梁伯華始終保持著對大眾寫作的熱情。他為香港青年撰寫的《複製成功的魔法》及《順逆境自強》書中，以“目標設定 - 資源整合 - 逆境應對”三模組框架，結合自己留學經歷中所見的失敗案例來說明，打破了成功學的雞湯範式。書中“成功是失敗的函數”一章，用數學公式闡釋“嘗試次數與成功概率的正相關”，成為香港中學生的流行讀物。

2003年在中港臺出版的《美國大學升學指南》更成為一代華裔學子的“留美聖經”。他在書中獨創“三維評估體系”——學術潛力、文化適應力、經濟規劃能力，甚至詳細到指導學生如何撰寫“有文化辨識度的申請文書”。紐約華人家長會曾統計，2005-2010年間持該書申請美國大學的華裔學生，錄取率比平均水準高出27%。這種“學術通俗化”的努力，讓他在2004年獲美華專業人士協會“公共學術貢獻獎”。

三、文化擔當：從象牙塔到文明對話現場

1. 學術交流：構建跨太平洋的知識網路

2001年起，梁伯華擔任西東大學與中國高校學術交流的“總協調人”，陸續在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浙江大學、北京大學、對外經貿大學等校奉獻他的長才，亦被武漢大學多次聘為客座教授。在美國，梁教授也歷任多所著名高等學府客座或訪問教授，包括加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及密西根大學等，桃李滿天下。

在北京大學開設“美國漢學研究的範式轉換”講座時，他曾帶20名美國學生與中國學者進行“史料互譯工作坊”，讓中美學生共同翻譯中外條約的中英文版本，這種“文本對讀”的交流方式被教育部列為“中美人文交流示範專案”。

在推動“June-in-China”課程時，他設計出“文化沉浸七步法”：北京故宮的建築史考察、西安兵馬俑的考古現場觀摩、上海自貿區的商務談判模擬。2015年帶團訪問杭州時，他讓美國學生用微信與當地高中生對話，記錄社交媒體中的中國青年話語體系，該課程成果結集為《數字時代的中西認知》，被納入美國大學東亞研究教材。截至2020年，共有476名西東大學學生通過該課程走進中國，其中32人後來選擇從事中美關係研究。

2. 社區實踐：用管理智慧啟動華人社團

作為“三頭六臂的社會活動家”，梁伯華在華人社團中的角色常具創新性。擔任中美醫術及科技基金會會長期間，他引入商學院的“專案管理模型”，將醫療器材捐贈流程標準化：先派團隊調研中國偏遠地區醫院需求，再對接美國醫院淘汰設備的合規性評估，最後建立受贈醫院的使用回饋系統。這種“精准公益”模式讓基金會在1990-2000年間，向雲南、貴州等地醫院輸送價值320萬美元的醫療設備，救助超過10萬名患者。

1999年創立海外香港協會中華文化研究基金會時，他設立“文化傳承雙軌制”：一方面為25歲以下青年提供中文學習獎學金及每年主辦全美中學生中國文化知識比賽等活動，另一方面為社區文化團體提供“項目孵化資金”。新澤西州華人書畫協會便是該基金會資助的專案之一，如今已發展為擁有500名會員的文化組織。梁伯華還特別設立“清寒家庭子女助學金”，要求受助者每年參與20小時的中華文化傳播活動，形成“資助 - 服務 - 傳承”的良性迴圈。

3. 歷史守護：在記憶消解中建構真相

2005年，當日本修改教科書引發中韓抗議時，梁伯華毅然擔任新澤西州抗日戰爭史實維護會會長。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建立“口述歷史資料庫”，走訪37位經歷過抗戰的華裔老人，其中包括他父親的口述——日軍佔領香港期間，原配夫人因缺醫少藥病逝，繼祿中的女兒也隨之夭折。這段

家族創傷促使他在 2007 年“日本侵華時期中國人和猶太人史實”學術討論會上，發表《醫療資源掠奪與戰爭罪行》的研究，用日軍軍醫部檔案證明“以戰養醫”的殖民策略。

更具挑戰性的是推動美國教科書改革。他帶領史維會成員整理出 1937-1945 年日軍侵華的 2000 頁英文史料，包括《紐約時報》當時的戰地報導、美國駐華武官的秘密報告，以“學術建議書”形式提交給新澤西州教育委員會。經過三年遊說，2010 年該州歷史教科書新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中國戰場”章節，詳細描述南京大屠殺的國際見證。梁伯華在接受《僑報》採訪時強調：“我們不是要煽動仇恨，而是要防止歷史虛無主義，因為忘記過去等於二次受害。”

他還為了撰寫《南京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一書而飽受日本一些人士猛烈抨擊而導致她自盡的美籍華裔女作家張純如(Iris Chang)作傳，書名為《正義的天使張純如》，這書出版後獲海內外讀者很大的迴響。

四、精神之光：榮休後的生命擴容

2018 年之夏，在西東大學服務了 40 年的梁教授正式榮休，大學為他舉行榮退歡送晚宴，大學主管、老師、學生及畢業生共聚一堂，大家依依不捨。校方頒發的 Fahy Award 終身成就獎，還升任他為全校的榮譽教授。Fahy Award 證書上寫著：“他用 40 年證明，教育的本質是點燃火焰，而非填充容器。”會中梁教授發言說：“世界越來越多的不同項目與中美文化差異固然給我們很大挑戰，但也使我們有激情去克服難題。未來，我會退而不休，一如既往地努力，用不同方式繼續追逐理想。”

梁教授先後出版了 36 本著作，可說是著作等身，名揚海內外學術界，並獲邀在世界各地及高等學府講學及給予學術演講，足跡遍天下，獲獎項無數。他更先後獲得香港中文大學多次給他頒發“金禧傑出校友獎”、“世界傑出中大人”及“文學院傑出校友獎”等殊榮，贊許他在學術上的傑出成就及貢獻。退休後的梁教授仍繼續指導研究生的論文寫作，及教授一些研究所的課程，至 2020 年才全退。

退休後，他依然筆耕不輟，先後又出版了三部新著。2021 年出版的《近代中國的外交巨變與中西交流》，書中提出的“雙軌外交制度”理論，將中國傳統的及西方現代的外交制度並列的互動視為傳統與現代的博弈場，被《歷史研究》期刊評價為“突破了費正清‘衝擊 - 回應’模式的局限”。

與此同時，他的寫作進入“文化散文”階段。《東風再起時：我半世紀的美國學術與文化之旅》(2021)及《東風西雨：旅美散文集》(2024 年)以傳記式日記體記錄跨文化生活的細微瞬間：在普林斯頓大學演講時發現聽眾對“和而不同”的誤讀，在唐人街目睹年輕移民對粵語的疏離，這些觀察讓他在書中提出“文化傳承的溫度理論”——真正的文化認同不在於符號模仿，而在於情感共鳴。該書在香港三聯書店首發時，簽售隊伍排至街角，並旋即售罄。有讀者留言：“這是海外華人的精神病曆，也是康復指南。”

當梁伯華在愛麗絲島接過榮譽勳章時，勳章背面的拉丁文“Per Aspera Ad Astra”(歷經艱辛，終至星辰)恰是他人生的注腳。從香港到美國，從歷史學者到文化使者，他的生命軌跡提供了一種“跨界生存”的可能範式：在學術上，他打破傳統的認知框架；在教育中，他融合中西教學智慧；在社會裡，他踐行知識份子的公共責任。他用一生證明：文化橋樑的建構，不在於宏大敘事的口號，而在於每一次課堂討論的真誠、每一頁史料考證的嚴謹、每一場社區服務的投入。這或許正是這位“永不止息者”留給時代的啟示：成功不是終點，而是將每個當下都活成起點的勇氣。